

范伯子先生全集

壬申十月浙
西徐氏校刻

范伯子詩集卷十

元齋明齋集

軒詩集卷五

范无錯先生傳

弟子徐 昂敬撰

范无錯先生諱當世號肯堂世爲南通儒族父如松孝子也先生少聰悟驚長老每晨爲母粥紗易米然後入塾補諸生後治許書與馬班范陳四史之學旣絕意制舉遊學四方初聞藝槩於興化劉熙載已而受詩古文法於武昌張裕釗北遊冀州復從桐城吳汝綸研求文學時方喪前夫人吳以汝綸之介婿於桐城姚氏由是益摻討惜抱之精誼學業大進旋入北洋李文忠幕當是時文忠權勢奕奕而先生恣意詩歌感慨身世與海內賢豪倡和震蕩而排冝視祿秩微塵耳倦遊歸里謀鄉邑教育未幾病肺以清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一鄉謚孝通弟鐘鎧並能文世稱通州三范先生性孝友而推仁於

知交故舊恆有終始扶植後進廣譬博喻真意彌滿而其神思則旁薄乎寰宇而無有涯際也著有伯子文集十二卷詩集十九卷子罕況皆以詩名

范肯堂先生文集序

吾師肯堂先生器宇之宏偉性情之坦易學問之淹博道德之精純及詩文之海涵天覆石潤川輝海內通儒碩士類能識之惟平生志事未竟設施卒鬱抑以歿不能不爲吾師惋惜也守恂始見吾師館合肥李相國許退食與名流唱和往來閒與及門論德講藝繼往哲啟後學曠視千載俯納一時甲午海疆有事李相國移節吾師亦南旋嗣後客遊鄂滬到處逢迎不乏朋友求如李相國之賢傾心款接殊亦難覩竟以舊疾棄世讀吾師就醫滬上詩淒涼黯淡足使遠士傷悼近識含悲天生斯才必有所用如之何摧殘壓迫以窮老而終然文章詩筆充塞宇內橫溢寰區吾師雖死其精神長在天地閒夫亦可以無憾矣

吾師詩集墨本不多思見者每不易得惟時人總集中選刻頗夥文集未見於世今徐君蔚如搜得原本付與剞劂徐君表章文統人盡佩服況在及門若守恂之受恩深感德厚歡欣鼓舞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也至於吾師文章評論如李漢之序昌黎文蘇軾之序六一集及門大有人在守恂則非其人不欲強作知言爲吾黨笑受業王守恂謹撰

范肯堂墓誌銘

桐城姚永槩撰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豈不誠然乎哉詩體至唐而大備然世之論者每稱李白杜甫二人者塗轍不同其憂時嫉俗之情則一厥後詩鳴者至多而蘇軾黃庭堅陸遊元好問爲之最四子之爲詩猶白甫也自是以降兢兢於格律聲色公然模襲其發憤也不深則立乎中者不誠中不誠則氣不昌氣不昌則不足震動而興起孔子曰詩可以興興於發憤也維我聖清載逾二百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僅恃一國祿敗不振之故習不足敵彼族之方新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併故釀爲甲午庚子之再亂於時范君起江海之交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於詩其詩震蕩開闔變化無方讀者雖

未能全喻精微無不知愛而好之以一諸生名被天下噫何其
盛也君諱當世字无錯號肯堂世爲江蘇通州儒族祖某父某
皆不仕君少出語驚長老壯而益奇武昌張先生裕釗有文章
大名客江寧君偕張謇朱銘盤謁之張先生大喜自詫一日得
通州三生茲事有付託矣其後君弟鐘鎧相繼起世又稱三范
而稱君爲大范云吳先生汝綸官冀州見君與謇銘盤唱和詩
貽書鉤致君亦樂依吳先生遂之冀而張先生亦來主講保定
益相與論定古聖賢人微言奧義學更大進是時君方喪前夫
人吳先生爲介聘吾仲姊因就婚先子江西安福署中先子故
能詩吾姊亦嫻吟詠君往來二年得詩益多其後吳先生居保
定吾往從之君方攜吾姊客李文忠公所見卽飲酒賦詩談調

閒作別十日不見君寄詩卽寄聲誚責以爲樂迨甲午戰敗文
忠公得罪君與吾皆東歸不復北遊視曩時遊讌如易世矣君
初在冀所教諸生多爲通材知名於世家居及道塗所遇人士
有一語之善必扶植之其經承君講授者悉有成就收科第者
相望兩弟一成進士爲令河南一拔貢朝考一等爲令山東而
君卒以諸生終學堂令下君已病肺臥慨然強起以助國家長
育人才爲已任迂儒老生極口訾噉至投書醜詆君一接以和
面論文諭使有端序病且篤就醫上海遂以光緒三十年十二
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一踰年葬於通州東門外范氏之阡前夫
人吳之右吳夫人生二子罕况皆諸生有文學足以推大君志
以况爲弟鐘子一女適義寧陳衡恪早卒後夫人姚君所爲詩

嘗自寫定爲十八卷合文十卷藏於家方今海寓學術勞起雲
變川增治斯事者材力已患不給而吾國文至繁奧習之尤費
日時議者乃欲更張之就淺易君詩雖至工真知其意者無幾
人數世以後又孰能測君所用心乎然巴比倫埃及之古碑希
臘印度之詩西土好古者搜釋之不餘力也以吾國文字精深
微眇實有不可磨滅者存意必有魁桀之士寶貴而研索之殆
可決也於君詩又何憂乎君事親教弟極於孝友待朋友有終
始將葬弟鐘來問銘未敢應也旣久乃寫所得於君者以抒吾
哀而系之以銘銘曰

猗與仁人世有范君大本旣立發爲高文若最其行以儒而俠
友死孤穉娟娟者妾君引任之以濡以沫囊無一錢求者踵門

計子而貸汝禪汝飢胸中恢恢齊其仇恩欺不汝疑背不汝怨
有李生者嘗爲人言豈大奸與不卽聖賢何奸何賢有蘊弗宣
吾銘未信曷讀詩篇

案先生手自寫定詩十九卷文十二卷此云詩十八卷文十
卷稍誤

范伯子文集序

余自弱冠受學嘗從吳至父張廉卿兩先生問古文義法兩先生者皆喜接後進余居門下碌碌未有以自見獨因是得聞海內才雋之名識於心不忘其後北游京師往往獲交賢士君子今雖老行能無似而幸差免匪僻之趨者亦賴之於師友也張先生嘗爲書抵余外舅姚竹山君盛稱通州三生三生者朱君銘盤張君謩及范君當世也朱工駢文惜早逝張以幹濟稱而范君字肯堂孝友愷悌詩才雄健尤爲吳先生所激賞時方失偶而竹山次女曰蘊素亦嫺吟詠吳先生爲媒介焉遂與余稱僚壻嘗一見於金陵再見於天津君時居李文忠幕府爲課其公子吳先生都講蓮池往來津沽閒詩酒文讌之樂稱盛一時

自曾文正督畿輔喜延攬人士其流風未沫猶可想見焉君恨
余不爲詩督之甚力吳先生曰子毋然子爲詩徒見短耳終莫
能勝彼因相與一笑罷泊竹山卒官君會喪桐城居未幾聞亂
遄返自是一別不復見而君遽歿矣范氏通州舊族明季勲卿
公有高節數傳至君乃以詩名天下家貧客遊以養親以膳教
諸弟不私一錢歲時歸省拜謁因擁膝泣久之乃能言爲諸生
連試不得意有司守高不仕門下士或竊其緒餘致通顯弟鍾
進士爲令河南鎧以優貢生令山東時有三范之目十餘年間
零謝殆盡君習聞吳先生緒論頗主泰西學說身歿而國祚傾
事有違反運有代謝其盛衰存亡之可感喟者又豈獨一身一
家之故哉君詩已輯者九卷曰范伯子集今其徒友復彙輯所

爲古文四卷屬余弁言余不聞曩時師友之謦欬久矣感君夫人屢請之勤質言之以俟後君子讀君文者有以論其世焉庚申月桐城馬其和通白

申 貝琳妣周氏祔

人與諸之禮曾言之以彰孝子之節其文者皆以銘其出顯其
無古文四卷風余疾言余不聞歸州碑文之數於人矣